

魅力家乡

# 南腔北调资阳年

□ 都国胜

腊月二十八晚上,我陪父亲在弘广场散步。九曲河两岸火树银花,将夜色染得流光溢彩。可我的耳朵,却被另一种声音给拽住了——

“柠檬,柠檬,安岳柠檬!”  
普通话的叫卖声,清亮亮的,从年货市集那边飘了过来。

父亲笑我:“听不惯吧?我天天在滨江路遛弯,早习惯了。”

这是马年的春节。我返乡的第三天,忽然发现,自己在这座小城里,竟成了一个“异乡人”。

起初是有些恍惚的。资阳话我是挺熟的,张口就来。“安逸”“巴适”,从小听到大,舌头根子里都浸着这股味儿。可今年回来,耳朵却有些忙不过来。街头巷尾,除了那暖帖

的乡音,竟塞满了南腔北调。

最打眼的是那些满口普通话的年轻人。他们成群结队,穿着时髦,在字库山公园的文创摊前流连忘返。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大多是中国牙谷的研发人员。听朋友讲,如今这牙谷已是全国口腔产业集聚地,天南海北的英才汇聚于此,为了一口好牙。资阳这座滨江小城,竟也交织了五花八门的口音,为着一颗牙齿的健康梦。

乐至经开区的厂房间,更是藏着一部方言地图。春安铝业的车间里,时常能听到闽南腔——那是从福建来的技术骨干。浙江传化物流的停车场,操着江浙口音的司机们正用吴侬软语对接着货物。这些跨越山海的创业者,把资阳当成了第二故乡,也把他们的乡

音,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偶尔飘过的异国腔调。正月初三,我在资阳方特遇到几位游客,正用韩语交流。一打听,原来是韩国现代汽车公司高管,在资阳专攻轻型旅行车。而在乐至县的濛溪河遗址发掘现场,竟也吸引了英国游客。面对那跨越数万年的象牙、犀牛化石,他们用英语发出的赞叹,与我们的惊叹声混在一起,竟也不觉突兀。

团年饭上,隔壁李叔家的女婿是东北人,举杯就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逗得满桌欢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南腔北调,早已不只是街头的风景,而是融进了万家灯火,成了饭桌上的一道下酒菜。

听朋友说,这些年来资阳投资兴业、旅游

观光的外地人、外国人越来越多。那座中国牙谷,不仅种出了健康的牙齿,更长出了一个产业的集群;那飞向蓝天的火箭,那奔驰大地的汽车,那销往世界的柠檬,哪一样不是靠这五湖四海的力量共同托举?

喜庆的氛围里,资阳到处都能听到令人新奇的南腔北调;川音的爽朗,京腔的圆润,吴语的温软,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异国音符。它们像一首无名的交响,在这座江边小城里静静流淌。

过去过年,是团圆;今年过年,是听见。听见资阳,不再只是我们资阳人的资阳;听见它正在用天南海北的声音,吞吐着时代的呼吸。南腔北调里,一个更开阔、更包容的家乡,正在马年的春风里,悄然生长。

诗意图

## 仿佛若有光

□ 孙建伟

火车飞驰而过  
留下一撇  
晏家坝村的小瓦房  
夕阳缓缓  
爬上厚重的矮墙

岁月被剪裁成一幅幅画  
装进木框  
不宽不窄的小巷  
牵过牛羊  
听过弹唱  
还有孩童的打闹  
送走了沉甸甸的行囊

老家路旁的银杏树  
掸了掸明黄的衣角  
这个冬天有了柠檬久远的醇香  
红黑白蓝各色脸谱  
还是儿时的妆  
静静的沱江水  
倾听着人们的浅斟低唱

从他乡回到故乡  
勤劳的双手把泥巴捏成  
一排排瓶瓶罐罐  
也捏成了自己上扬的嘴角  
给草莓搭起暖房  
给柑橘备好嫁妆  
漂泊的乡愁在此有了落脚  
停止了流浪  
小巷那头  
不就是桃花源的声音  
仿佛若有光

## 安岳竹编

□ 润叶

竹画、撮箕、竹筐、提篮、竹扇  
每一处都诗情画意  
质朴的造型,万物皆可解构  
你用刀锋,抵抗俗世  
安放生活的花朵  
你用匠心,喂养心中凤凰  
所有表达,直指人心

篾,竹的骨头  
棱角边侧身,拐弯处蜿蜒  
刀口边,穿插内心的温柔  
经与纬的挑压  
让一个个草芥之躯  
在削磨、拉伸、挤压中,完成了最后的拔节  
结出非遗的果实

竹编虽小,小物件,小人物,小时代  
小小的竹子,铁骨铮铮  
何必那么大的呢?  
小小篾匠,一样地抵达幸福与辽阔

## 心的方向

□ 邓时光

把爱交给风  
风就送来满世界的晴朗  
草叶托着露珠的凝望  
每一颗都闪着万物的向往

让心像原野一样坦荡  
日月便把馈赠轻轻放  
所谓财富  
不过是能装下星辰与朝露的心房

向尘埃弯一弯腰  
天空也会投来温柔的目光  
尊贵从不在王冠上  
而在所有生命共享的晨光

当你足够坚强  
坎坷也会化作康庄  
当你学会宽容  
对手也会踏着花香来访  
感恩的地方 石头能发芽  
真诚的手上 能接住星光

不必问蝴蝶何时飞翔  
花开了 春天就会在身边  
命运从不是神秘的乐章  
你怎样对待生活  
生活就怎样把你好好珍藏

油菜花开遍地黄  
火锅沸腾滋味长  
二月二日,游客在乐至县帅府粮仓品火锅、赏美景,感受春天的美好时光。  
胡晓辉摄



缤纷时光

## 画春天

□ 聂难

春天,是一幅需要用心去勾勒、用情去晕染的画。它不在画室里,不在画册中,而在风的指尖、雨的笔触、光的色彩里,更在我们每一个人安静下来的心上。不必执画笔,不必铺宣纸,只要心怀温柔,便能于寻常光景里,画出一整个春天。

画春天,先画一缕风。春风不是冬日那般凛冽呼啸,也不似夏风那般燥热匆忙,它是轻柔的、舒缓的,像一声轻轻的呼唤。它掠过枝头,拂过田野,漫过窗棂,所到之处,寒意一点点退去,温柔一点点蔓延。风里带着泥土的湿润,草木的清香,还有远处花开的淡香。它不张扬,不喧哗,只是悄悄把沉睡的万物唤醒,让僵硬的线条变得柔和,让沉寂的世界慢慢有了温度。春风落笔,便是春天最轻盈的轮廓。

画春天,再画一场雨。春雨细如丝,柔如雾,密如帘,不似夏雨那般猛烈急促,也不似

秋雨那般清冷萧瑟。它淅淅沥沥,轻轻洒下,落在泥土里,润透干涸的大地;落在枝头上,滋养沉睡的花苞;落在屋檐上,敲出细碎的声音。雨雾朦胧间,远山淡了,近树柔了,天地间像蒙上一层薄薄的纱,一切都变得含蓄而诗意。雨水洗去尘埃,也洗去心头的浮躁,让世界干净、澄澈、透亮。春雨是墨,晕染开春天最温润的底色。

画春天,少不了画草木与繁花。不必刻意追求浓艳,春天的色彩本就是自然而生的。草芽从土里钻出来,嫩得让人心生怜惜,一点点、一片片,铺成浅浅的绿,那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柳丝抽出新条,柔软地垂在水边,随风轻摆,姿态悠然。桃花、杏花、梨花次第开放,或粉或白或红,不刻意争艳,却各自动人。花开不是为了被赞美,只是顺应时节,尽情舒展,把积攒了一冬的力量,都化作眼前的明媚。一草

一木,一花一叶,都是春天最生动的细节。

画春天,也要画人间的生机。田野里,农人开始忙碌,他们弯腰播种,把希望埋进土里。土地沉默,却懂得每一份付出,在春雨滋润、阳光照耀下,慢慢孕育生机。公园里,老人缓步慢行,孩子追逐奔跑,风筝在天上悠悠飘荡,笑声清脆,落在春风里。窗台上,有人种下几株花草,看着种子发芽、长叶、开花,在方寸之间,守着一份小小的期待。人间烟火,最是温暖,这些平凡的画面,让春天不只在自然里,更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很多时候,我们忙着追赶时间,却忘了停下脚步,去画一画眼前的春天。我们总以为美好在远方,却忽略了风的温柔、雨的细腻、花的绽放、人的笑意,这些最朴素的片段,恰恰是春天最美的意境。

真正会画春天的人,从不意外部的风

景是否完美。他们懂得,心若明媚,春天便不会缺席。心宽一点,烦恼就少一点;心暖一点,寒意就退一点;心柔一点,世界便温柔以待。在心里画春天,不是逃避生活的风雨,而是在风雨中,依然能看见阳光,在平凡中,依然能守住希望。

春天会过去,花会谢,叶会落,可心中那幅春天的画,却可以永远鲜艳、永远温暖。它不褪色,不凋零,在疲惫时给人力量,在迷茫时给人光亮,在失意时给人慰藉。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只要心里藏着一整个春天,日子就始终有生机、有期待、有暖意。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静下心来,好好画一画春天。用温柔做笔,用善良作墨,用希望着色,把春光画进岁月,把温暖写进人生。不必惊艳时光,只愿温柔岁月,在一呼一吸间,守住心中春色,岁岁年年,春暖花开。

故土乡情

## 核桃花串起的春天

□ 杨力

春和景明的时节,我回到老家,看见老屋旁的核桃树上,垂下一串串青绿的花穗。在家乡的山村里,我们不叫它花,叫“核桃絮儿”。每年清明前后,它们从枝头探出头来,而我们这些离乡的人,也循着季节的暗号,一茬一茬往回赶。

年边的母亲提着竹篮走上前来,伸手够着低处的枝条,拇指与食指轻轻一捻,那嫩绿得几乎掐出浆来的花穗,便落入掌心。这核桃花穗,就是一道代代相传的时令佳肴。

作为一种最朴素的春花,核桃花没有桃花的妖娆,没有梨花的清雅,甚至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是花,就那么谦卑地垂着头,风一吹便簌簌落下。可正是这不起眼的花穗,承载着山里人关于春天的全部念想。采回来的核桃花要先在开水里焯过,捞起来浸在凉水里,一

根根撕去中间的花芯,避免做菜发苦。剩下墨绿色的花梗,要再泡上两天,换几回水,那酸涩滋味才算褪尽。

记忆中,祖母最喜欢坐在门槛上做这道菜,膝头搁一只粗瓷碗,一边撕着花梗,一边哼着不知名的山歌。那些歌词模糊不清,调子却悠悠地飘过院坝,飘过竹林,一直飘到山那边去。我蹲在她身边,看她布满老茧的手灵活地穿梭,忍不住问:“婆,这絮儿有啥好吃的嘛?”祖母笑着用指尖点我的额头:“娃娃儿,这是春天的味道,嚼着它,一年到头心头都是清爽的。”

后来到了城里,吃过许多珍馐,却总惦着那一口清素。核桃花最好的吃法是炒腊肉。将切片的腊肉下锅煸出油来,待肉片卷曲如灯笼窝,下干辣椒段和蒜片爆香,再倒入泡好的核桃花大火快炒。腊肉的醇厚裹着花穗的

清香,入口是脆的,嚼着是韧的,咽下去,满口都是山野的风。若没有腊肉,单用青椒清炒也好,或者焯熟了凉拌,浇一勺红油辣子,撒几粒盐巴,那才是核桃花本来的味道。

关于吃花的讲究,小时候是不懂的。只晓得每年这时候,家家户户的灶台上都飘着这股子清香。后来读了些书,才知道唐人就有“百花糕”的吃法,宋人更把食花看作风雅事。可在我心里,一盘山村里的核桃花,不是闲情逸致,而是山里人度春荒的智慧,更是物尽其用的朴素哲学。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吃春”,把整个春天,都吃进肚子里。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对坐。昏黄的灯光下,我夹一筷子核桃花,忽然想起《离骚》里的句子:“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子吃花,吃的是高洁;我们吃花,吃的

是乡愁。可那份与自然相通的欢喜,隔着两千多年,原来是一样的。

核桃花的花期不过十来天。花穗老了,便结出青青的核桃,要等到秋天才能尝到。前些日子,远在沿海的表妹发来消息,说想念家乡的核桃花。我给她寄了一包晒干的,叮嘱她泡发后一定要撕去花蕊。她回信:“撕的时候,忽然想起小时候跟外婆一起撕花絮的日子。那些日子,原来一直没走远。”

是啊,那些日子一直没走远。它们藏在每一串垂落的核桃花里,藏在每一缕翻炒的香气里,藏在每一个游子回望故乡的眼神里。只要春天还来,花还开,我们就还有回家的理由。

此刻,城市灯火璀璨,但我知道,在老家那棵老核桃树下,在那串串垂落的青绿里,春天的召唤年年等着我,一如往常,从未缺席。